



不同與尊重

——從平埔正名

1987年，原住民運動的工作者們發表《原住民起源宣言》，其中，明確地聲明：台灣原住民不是炎黃子孫。

誠如宣言中所言，台灣原住民的確並非炎黃子孫——在民族人類學上，他們是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而非一般漢人（所謂的炎黃子孫）所屬的漢藏語族（Sino-Tibet）。

當然，若我們進一步深究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本質，那麼我們將會發現根本不存在這個民族。事實上，著名遺傳學者Luigi Luca Cavalli-Sforza等人曾經以血緣和語言學的分析，發現了根本不存在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所謂的「純種亞利安人」；想來，若他們能夠以同樣的嚴謹度檢視中國各地自認為漢人者的血緣與語言學，想必將會發現，經歷長時期的歷史互動過程，早就不存在所謂的純種華夏文化了。中華民族是在十九世紀中後葉，為了因應西力東漸的強大影響力，趕搭民族國家（nation-state）列車而虛構的新興的想像的共同体，但在歷史事實上，故事卻應該是：漢民族與周邊許多其他各語系民族（其中有些也屬漢藏語系，但更多的，卻是屬於其他語系的多種民族）長期互動，結果漢文化以其優勢

的武力和文化滲透力同化了其他民族的各民族文化淪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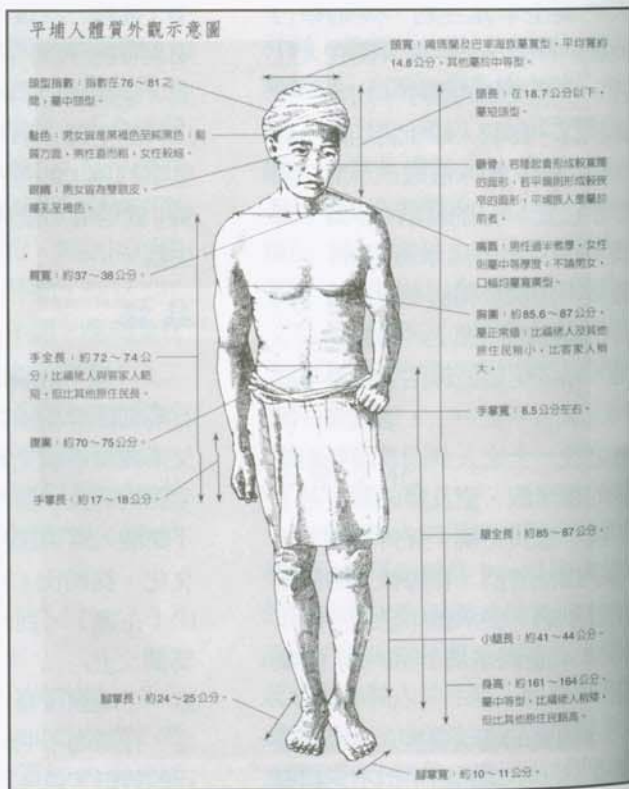
平埔族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文化淪亡史的故事。

他們的祖先，有人認為是兩千多年前，在中國大陸東南受到漢民族南進的強大生存空間推擠壓力，而開始向海外遷徙求存的越民族，當然，也有人認為他們來自南洋群島；重點是，大約兩千年前，南島語族的子民們展開了第二波的大規模航海遷徙行動。有許多部落來到本已有高山族南島語族的台灣土地，並佔居了台灣的平原地帶。

其中，北部許多的平埔族群，直到百年前都還和菲律賓的其他南島族群保持著近乎近代大使級的常態性交流活動；足以得見，這群現今幾乎已經

被遺忘了的平埔族群，在近代史上的晚近時期，一直都是優秀的航海家，而其跨海遠航的歷史之悠久，更早在哥倫布、麥哲倫以及鄭和等大航海時代名人之前。

然而，隨著明王朝後葉，漢人逐漸開始殖民台灣，爾後更有荷屬東印度公司（VOC）來台進行殖民與商業經濟活動。這些早期的殖民者，由於其主要的居住地為台灣的平原地區，也就和平埔族原住民發生非常密切的互動。



自古就是海洋文明與陸地文明交會點的台灣，在近代，又是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的交叉點，加上做為移墾型社會，為了求取生存，具有比漢文化強烈的務實性格，在人類文明的交流與融合方面，其實具有巨大的可能性。

運動看台灣多元族群現象

動，當然也包括了掠奪原住民的土地和資源。

荷蘭人的開拓殖民，以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利益為核心，因此除了建立一些重要的據點，基本上不深入的干涉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隨行前來的傳教士的努力，也以羅馬拼音為基礎，為台南一帶新港四社（蕭壠、目加溜、麻豆、新港）的西拉雅族平埔原住民建立了文字書寫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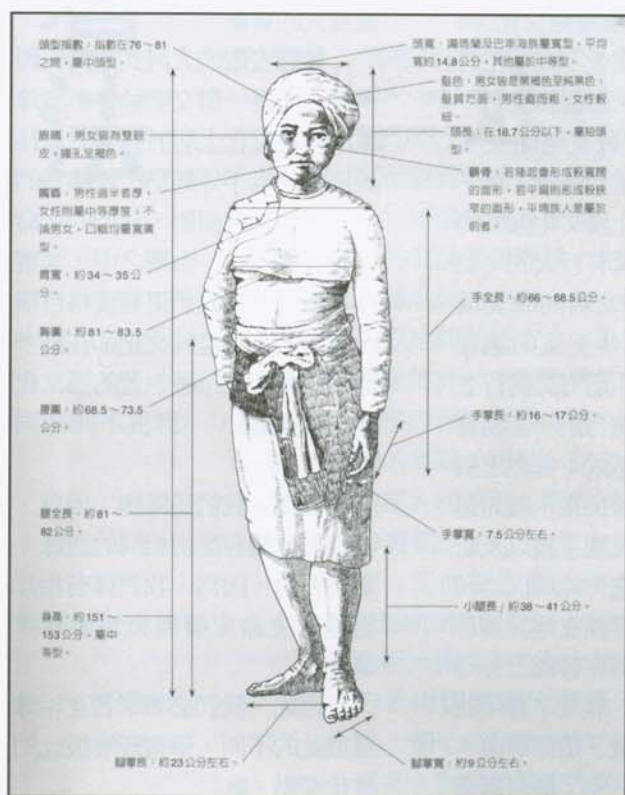
荷人在台的影響力，隨著以國姓爺（Koxinga）鄭成功為首的鄭氏海上軍事集團的入據台灣而終止。之後，平埔族原住民面對的是更直接，也更全面性的漢人武裝拓殖。漢人要的不是貿易，由於其在中國東南故鄉的謀生不易，窮苦的漢人往往不惜冒生命危險而違反清王朝的海禁令，偷渡前往當初尚是地廣人稀的台灣，希望求取更好的生活。這些移墾殖民者，帶給平埔原住民

莫大的生存壓力。我們很容易地想像，這些殖民者往往是隻身一人來台的，因此有許多成了所謂的「羅漢腳」，成了台灣早年漢人移民中，非常常見的聚眾械鬥現象的來源；當然，也有很多的移民就地與平埔族女子成婚，也就造成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跨種族聯姻的特殊

文化現象。而在這個漢文化與平埔南島文化接觸的過程中，由於二者的社會結構發展階段的不同，明顯地居於劣勢的平埔族群，許多的族人選擇漢化，接受漢人的姓氏和習俗，隱藏自己的平埔出身。

為了生存的現實而漢化的平埔族人，其實還是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些關於自己平埔先祖的記憶。在台南有一寺廟，雖然是供奉漢族的神祇，但其祭祝儀式卻仍然保持西拉雅族人的祭儀。而在台南舊時西拉雅族的活動地域內，還有許多的「公廨」的存在，而公廨中，就是祭祀西拉雅族的祖先「阿立祖」。當然，也有不少平埔族人偷偷將名字潛藏在其漢姓之中，他們或選擇一般漢人少用的字來當姓氏，或者許多人姓「潘」（潘者，番者）。

從清領時期，歷經日治時期，直到戰後的國府統治，都沒能改變平埔族文化逐漸消亡的事實。清領時期透過不交「番大租」等對土地的巧取豪奪，造成了平埔族土地所有權一步步地向漢人轉移，而掠奪而來的土地所有權透過日治時期土地清查的官方確認，直到戰後國府乾脆直接將「熟番」（戰後初期沿用之對平埔族的稱呼）當做漢人來管理，終



於造成了在台灣土地上，平埔文化的全面消亡，或至少隱藏到你我生活圈熟悉的世界之外。

然而，1980年代，台灣社會長期積累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全面釋放的年代，許多的原住民工作者終於開始站出來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於是有「原權會」的成立，有「還我土地」運動的發聲，還有「批判吳鳳神話」的反漢人沙文鬼話運動，最後，《原住民起源宣言》，正式宣告自己的原鄉與漢人統治者的祖先神話自古不同，也正式要求回復原住民姓名。

就在所有原住民要求自己權益的同時，平埔族也在這波運動中提出自己的訴求，只是，由於眾多平埔族人漢化程度已深，平埔正名的過程也就格外的艱辛，直到2002年10月31日，才有第一個平埔原住民民族——噶瑪蘭族，恢復了自己的族名，列為國家承認的原住民第十一族。

平埔族人要完全找回自己的尊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台灣這個南島語族的祖源地，現在其實是南島語族與漢藏語族兩大族群的匯流之處，除了高山族原住民是純粹的南島語族，外省族群是純粹的漢人，做為島上最大族群的閩南與客家兩族群，根據高醫林媽利教授等人多年的研究顯示，其實均是南島與漢藏兩者的混血。這個事實，加上北部噶瑪蘭等部落一直到一百多年前，都還有跟菲律賓地區的其他南島語族部落保持密切聯繫的事實，說明了台灣自古就是個多元族群共存的場域，這些族群有的和中國的華人族群保持聯繫交流，有的則和菲律賓（如巴拉望群島）等地的南島語族有等同於近代大使級的接觸，而有的則介於兩者之間，不斷的溝通交



▲牽曲是平埔祭典的特殊歌舞

流。在遺傳學上，我們知道，小型封閉社群的近親交配，會造成社群的遺傳組成的不良影響；同樣的道理，文化上過度強調自身文化的優越性，排斥與他者交流以適時的調整文化，其結果必然是生活方式的僵化，以及在面臨新時代考驗時，無法快速的適應，終將面臨社群崩潰的危機。因此做為海洋文明(南島文化)與陸地文明(漢藏文化)交匯點的台灣，在近代，又是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的交叉點，加上做為移墾型社會，為了求取生存而具有比漢文化強烈的務實性格，其實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可以做為各文明間的交流者，也可以在這些交流的過程中，對各文明的生活方式進行去蕪存菁的工作，融合出一套務實而有效的新文化型式；當然這個可能性必須要摒除民族主義的迷障——包括中華民族主義以及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純粹以功利主義的實用的角度務實地討論每個議題，無預設地在各國已有的經驗中截長補短，然後才有可能達成。為此我們做了這個專題，讓大家都機會進一步了解台灣多

元族群的事實，希望能夠藉此學習大河史觀的心胸，對台灣本身的多元族群事實，對世界各文明的百花齊放，都能有更開放更包容的心胸去接納，並進而在接觸認識各個與我們相近或者相異的文化的過程中，嘗試著整合出一套具有創造性意義的新文化形式，而這個將是台灣對世界文明最重大的貢獻。

撇開宏觀的大河式台灣史觀不談，光是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尊重所有在文化上居於弱勢的原住民族的民族平等觀點，就讓我們一定得誠懇地面對，我們的生命史想像場域——台灣之中，其實存在著許多比我們更有資格自稱台灣主人，但是其文化卻在許多面相上和我們已經熟習的漢文化多所差異的，一群很不同的同胞。

因為，我們是同胞；因為，我們彼此擁有部份相同的血緣；更重要的，因為，我們擁有相互重疊的生命史發展與想像的場域。

因此，我們必須學習互相尊重彼此的不同，學習理解彼此的文化優點。■